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袁翻 弟躍

躍子聿脩

陽尼

從孫固 漢子斐

固子休之 固從兄元景

固從兄藻

賈思伯

祖瑩

子瑛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
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親令
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總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
弟官顯與濟子沈演遠各陵競沈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
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更事後

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
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
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
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負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
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
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
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
後除豫州中正是時脩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
今古諸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
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
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
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不之別然推其
體則無九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
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
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
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
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懵焉何
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後廟重屋八達九
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
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不

不能令各據其長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
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拍棄舊章改物
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
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
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
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
之基趾猶或駘騁高卑廣狹頗與載禮不同何得以意抑
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
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竝非經典
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與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

皇代既棄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
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
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
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求皆允帖繕脩草創以意良多事
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
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梭換非一良以
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
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
贊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曾經
詔無失典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敬章於西北

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
孟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
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睿明纂御風清化
遠威厲秋霜惠雨沾春露故能使淮海翰誠華陽即序連城
莘面比屋歸仁縣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
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
一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戎階當即用或逢穢德凡
一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
法實開成羅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
一爲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
一令抄掠若遇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贏
一若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開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
一占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
一如色土等祿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
一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久靡夏加之疾苦死於
一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廩
一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大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
一幾十方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
一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
一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

謂自分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
至于戎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
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
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
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將其得
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恣日富經略
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
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蓋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
其私欲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
辭議倏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

之論為靈太后所責出為隕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
賦神龜未遷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竝
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為高車
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
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
不可尋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
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
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
而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
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

北垂則西顧之憂匪且伊文愚謂蠕蠕一主竝宜存之居
阿那瓌於東備虜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
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脩西海
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
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
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
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為署蠕
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二一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
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
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
車之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
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
先據西河奪我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
非國有不圖倣始而求處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
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
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
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
為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
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

高車材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為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資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

羣臣曰素尚書朕之杜預欲以

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

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

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

善其身無所將獎排抑後進論

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

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

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

躍

躍字景騰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

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督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

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

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

躍為朝臣書與環陳以禍福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
博清河王澤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
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
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凱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
深沈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休深所
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部中齊天保初除
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稱之累遷
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貲
庫錢三十万媻太原王义女為妻而王氏以先納陸孔文
禮媻為定聿脩為首寮又國之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

遷祕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睿等議定三禮出為信州
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為政清靖不言而
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
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
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既盛夏恐其勞
敝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
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斂縑布數百匹託中書
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德敕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脩
少年平和溫潤素小流之中最為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

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音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媿蓋亦由彥深接引為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咲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為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響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餽饋初聿脩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太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察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脩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傾過有異常行瓜田李子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自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八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為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業初卒於太子內舍人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為之發

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為國子時中書監高潛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為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

的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

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淑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政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謹言表曰當今之務宜

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保蒼生之心
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
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譴
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
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
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龍輿軒唐之軌豈
不茂哉初帝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
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竝有譽故宗室
大臣相見踈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
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

誦誄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其寮屬饗食宴酒酣問

固曰此宅何如固曰安樂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

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育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

人謂固曰吾任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

按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賦贖悉入官藏以此充府未

足為多者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悅以

此後固又有人問固於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遂闔

門責守著漢曠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慶幸

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

為黑一在汝口兮汝非蝮蠱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矣

司閔可念言必從矣朋黨噂喙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
壙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耻焉汝何人斯
譖汝曰孽子實無罪何騁汝言畚畚緝緝譖言側入君
手奸譖如或弗及天疾譖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
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
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讐共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永
人方思想在己彼諂諛巧人之蠹巧刺但首粟罔顧恥辱
以乘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谷兮志行褊小好音
不道其穢其車父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
或言或笑其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其朋

其黨其徒寔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濛濛其施邪媚是欽
既讒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殆不慎未如
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
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心如
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乎中下其親其昵
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
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
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明帝即位除尚書考功郎
中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碭石敕為僕
射李平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

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練禫之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憚之遇害元又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乘布王脩何以尚也

固持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勳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

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

賦能詩陽休之初爲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
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
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
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彥等成爲
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莊帝立累遷
太尉記室參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
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泰中爲太保長孫
承業府屬尋救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
經略樊沔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
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
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自勝啓梁
武求還文襄以爲大行臺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
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
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爲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
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
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
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主論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
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爲散騎常侍領兼侍郎
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
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

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齊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為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踈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襦甲手持白楮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為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竝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鼎之者為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頓眉而已他日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

詐泣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
政術休之谷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為政教之
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
出為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為光祿卿監國史尋除吏部
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
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
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
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
真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
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
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美名為人物所傾服外
如踈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
重祿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也華重罕所交接非一
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為行臺工部郎便坦然投分文酒
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嘗為太子中庶子平原
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恩聘與休之同游及
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因分甚厚尚書僕射崔
暹為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擊幼
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富之和聘使在館暹持達
擊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

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
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
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強
預脩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登長顯
頽之推奏立文林館一推本意不欲令有舊貴人等之便
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曰天待詔時論取書收
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
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
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曰猶兩議未沒收死便
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云為中

書監用此何為隱位之業與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
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為識者所譏好
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魏收在日深
為收所輕魏殂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搢
紳所愛重周武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
欽度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奉祕
書監源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
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
顏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
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

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
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
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
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
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家極高
大休之步登家頭見一銅柱跌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
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
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
夢竟驗云子辟彊字君大性踈脫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
林館為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為尚書水部郎中休之弟緜
之天平中入關次後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
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
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曰其字誤
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
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
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官
拜燕宣王朝於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府長
史以年老歸家為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
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荅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渾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爲公家苑囿斐書荅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殿中尚書以丞相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中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學涉中傳尤閑案牘爲齊文襄府黑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暹爲崔暹所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爲告而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今元景等定儀注草詔冊并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內史卒於郡文集十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

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鐘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良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告人徐紇言之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牙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歟東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

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大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斲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其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共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乃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昔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

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揔章左个揔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竝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貴重寧能不憍思伯曰良至便潘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為元義所寵論者譏其地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貞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思伯弟思同字什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為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文言百姓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厲州刺史鄭光護竝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轉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初思同別駕清河崔光韶先為中從事自恃資地取居其同還郡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

誡思州拜竝

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
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翼隆精服氏學上
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翼隆乖錯者二十餘
條牙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
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翼隆亦
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翼隆說竟未能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為平原太守
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
彥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為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
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

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
禁之不能止常密於仄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
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窻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
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
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
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
僮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
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
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
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出

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
帝顧謂勰曰蕭蹟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
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
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表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
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
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
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
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
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
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
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
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
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為都督北討引瑩
為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
平王第堀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
云此是于閔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
瑩言時人稱為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
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顯入洛以瑩為殿中尚
書莊帝還宮坐為顯作詔罪狀亦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
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

介朱兆入焚燒樂署鐘石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
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
大將軍又孝武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
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為伯卒贈尚書左
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
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
為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
其制表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亮以
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瑛襲
瑛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適逸少馳名譽為當世所推起

才徵奇才高識一
月之後但心術險

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汪暉為冀
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
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瑛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瑛
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神武送
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
首瑛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瑛性疎率不能廉慎守道倉
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
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為娛游集諸倡
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游請人嘗
就瑛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

擲擄捕賭之以為戲樂參軍元京獻啟尚書令元世儁子
 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故博陵長公主所生斑
 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酒亦必具物所致其豪縱淫
 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斑例應隨府
 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自由是還任倉曹
 斑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唯書計請糧之際令
 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察官送神武親問之斑自言
 不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斑出而曰此丞相天緣
 明墜然實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陳州刺史司馬世
 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厨人誑世雲曰客果於斑懷中

得之見者以為深取所乘老馬

并驢駒又與寡婦王氏

通毒人前相聞往復裝讓之隨

斑曰神於衆中朝斑曰

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驢駒耳順尚稱娘

子于時誼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功曹神武宴察屬於

坐失金叵羅竇大令飲酒皆脫帽於斑膝上得之神武

不能罪也後為秘書丞領合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膏華林

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斑

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

督成祖等作晉州啟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

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

比忠列傳三十五上

以問彥深彥深荅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
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刑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
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
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
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
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
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劓重珽作書屬
冢累事并云祖喜私有少許物官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
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
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弟叔謀季喙

等叔謀以語揚悄悄嘆曰白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傳文
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詔取教判并盜
官遍略一部時又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
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一關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
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之寬往喚珽受命
便亦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
竄是常但言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
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
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
法虜絞刑文宣以珽伏辜于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

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
 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
 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
 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詔璉通
 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
 旨被配甲坊除璉尚書丞尋漢典御又奏浩胡桃油復為
 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為
 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啟為尋
 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璉奏事璉善為胡桃油以
 塗畫為進之長黃上言及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

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富貴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為武
 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璉彈琵琶和士開胡
 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品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
 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魯南使入聘為申勞使尋為太
 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坐俄同三司掌詔詔初璉於乾明皇
 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
 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璉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
 武皇帝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列皇帝以
 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太子愛少子東立主儼願以為嗣武
 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璉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

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璉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皇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乃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璉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慧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璉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云呂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涿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

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涿奏之涿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璉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璉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爵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亦乃誹謗我璉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璉曰何不閉倉振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鑿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

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曾
不能用知如何帝又怒曰尔自作范曾以我爲項羽邪珽
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
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
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
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
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已
及子俱保休祚最尔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
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
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

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
乃爲深院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
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
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夔在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
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
事儀同姊弟豈得而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
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媪言
於高祖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
高祖之功祖之功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竒略出
於高祖之功祖之功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竒略出

人為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
 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珽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啓
 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
 欲以陸媪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
 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
 珽為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
 林館摠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
 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脩築陸媪自征案行勢傾朝
 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入欲作何計
 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劇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

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珽
 頗聞其言因其文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
 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
 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
 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
 事老母似道文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
 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
 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
 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
 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

且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益主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踈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摠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赤令中要點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乃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羨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運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致安之方陸媪穆提之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弁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以益踈又諸官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

主閔諸太姬憫嘿不對三閔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兒
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
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察得其詐出
救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斬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
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踈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
栢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
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三
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冠百姓多反珽不閉城門守陴
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
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入去

叫鼓譟聒天賊衆大驚駭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
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言
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駭怪畏之
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
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
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
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
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程讓因爲李密所
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
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

敬言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爲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
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
之秀盧元景之徒竝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
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
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
仕玳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玳欲爲奏官
茂乃逃去玳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
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
宕州長史

論曰表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聿脩行業亦乃不殞家風
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
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門素祖瑩幹能勸用贊曰時長孝
徵雋才雖多適足敷國叔繇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竝
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方洽周益周之冕孫粹然校正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四十八

朱榮

子文暢

從子兆

彦伯弟仲遠

從弟彦伯

世承

榮從父弟度律

世隆

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朱
川因為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人酋長率契胡武
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
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
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剡內差近京
師豈以沃墾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
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酋長代

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
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
令扶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
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為常卒
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
中繼為酋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
蕃息自是牛羊馳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谷量之朝廷每
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
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上朝貴競以珍翫
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
領人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關高牧於川澤射
獵自娛明帝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卒謚曰簡孝莊初
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
長好射獵每設圍折言衆便為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
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
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蕭鼓音謂榮曰
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為汝耳榮襲爵
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
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
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

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度河太后兄下疑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

忠在末流之上

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
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
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為應及見事起假
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
人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
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為禪文者出
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雋頓立李諧太原温子昇並當
出辭人皆在圍中恥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
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尔朱氏
與其眾咸稱萬歲榮遂鑄金為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

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
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
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
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二千餘騎既濫殺朝士乃
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
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
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戎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
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
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
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

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輦向中
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
女先爲明帝嬪欲上立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
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
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于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
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
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虚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
謝憊無上王請追尊帝号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
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
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
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所表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於
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
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
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
元天穆向京爲侍中太尉公録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
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爲皆由其意
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
刺史李神雋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
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
令其衆辦長繩至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

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刃不如捧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捧捧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擊之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竝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己是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爲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二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

進滎陽武牢竝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滎聞之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滎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滎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竝固執以爲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滎乃令都督介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滎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滎尋還晉陽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滎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雋議正綱紀而滎乃大相嫌責會閔補定州曲陽縣令神雋以階縣不奏別更擬人滎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滎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閔下未得通奏恃滎威勢至乃忿怒神雋遂上表遜位滎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滎會啓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犄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滎聞大怒曰天

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妬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元止自不為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為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寅擁眾逐榮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眾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寅並檻車送闕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為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為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勲業宜調政養人榮便

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
臣常節高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禽獲獲
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
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會
汧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
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
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二
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
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
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

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
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晤為眾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
己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怕朔而侍中朱
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
榮乃斬足來向京言看皇后後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
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揚侯李或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
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休晞濟陰王揮業言榮若來必有
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
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
朝士書相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怕望其不

大言

原若石東
通制朝廷
則碑之可
得言在九
錫乃程月
向測死同
孤忠善天
然不天奪
其說河陰

信州李判
七史列傳三十卷上

九

卷

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為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介朱為人主上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荅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邢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聞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為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保李或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婚力微又云榮慮陛下終為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

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
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偲徽
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
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
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
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
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子昇
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
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
具知死猶須爲況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
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復應不動應詔
王道習曰介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交付具
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偲曰若世隆不全仲
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
嘗聞有刀或能很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偲等十餘
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偲等
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
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
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
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榮天穆同入其日

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牀
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曹安等持
刀從東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二十
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
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
菩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榮雖威
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正以馳射為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
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
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
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
自仄坐唱虜歌為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彧從容閑雅
愛尚風素固令為敕勤舞日暮罷歸復與左右連手蹋地
唱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愠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
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
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
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節閔帝
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
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武賁班劍三百人輜輶車
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
直劉季明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

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配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
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衆爲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
乃配享孝文廟庭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
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謚曰惠菩提弟義羅
武衛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義羅弟文殊封平昌郡
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
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爲王其姊魏
孝莊皇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
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窮極
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
等相狎外示孟酒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
月十五日夜爲打蕪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
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爲任氏家客
薛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弟
文略以兄義羅卒無後襲義羅爵梁郡王文暢事當從坐
靜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
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
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
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
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

陵忽齊天保未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
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
五十人皆駮馬俟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
馬文略敵以好婢賂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
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
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卧唱挽
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
奏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
韋彭伊霍蓋由是也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矯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
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
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一鹿授兆
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
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
莊即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邢杲又與賀拔
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莊
帝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兆朱榮
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暉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為王兆與
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
夢神謂已曰尔朱家欲度河用尔作灑波津今為之縮水

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彭怒黃塵張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響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擊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汗辱妃嬪縱兵虜掠傳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不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

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今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亦失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乃騰令馳馬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在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遇帝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帝已度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弒初榮旣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

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並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及節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厲阿衆號十萬神武廣

聞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女為妻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關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神武收葬之兆

勇於戰鬪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彪節閔帝封為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陽

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為榮府長史節閔帝潛嘿於龍花佛寺彥伯數喻往來尤有勤款帝既立尔朱兆以己不豫謀大為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鷲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黜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竝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

尔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為今日之所也子恭曰崩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子時炎早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啓陳神武義功既振將除尔朱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閭闔門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

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斲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
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立驗子敞

敞字乾羅彥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二敞自竇
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
追騎至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
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
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遂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
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間人頗異
之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然此乎伍子胥獨何人
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

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後爲膠州刺史迎長孫
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
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摠管政號嚴明吏人
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輅車歸河內卒于家子最
嗣

仲遠彥伯弟也明帝末年介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
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姦
詐造榮啓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
及孝莊即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
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采募

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
要若立第亦爽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
補授肆意聚斂尔朱榮死仲遠勒其部眾來向京師節閔
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
請准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
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
貪暴心如峻壑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没其家口簿籍財物
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
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
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北據并州世隆居京
邑各自專恣權強莫比所在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
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等恣尤劇方之彦伯世隆最
為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為患苦後移屯
東郡率眾與度律等拒齊神武尔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
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貳狼狽遁
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
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閣加前將軍尔朱榮
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
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住便有内備非計

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
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
元顥逼大梁詔爲前將軍都督鎮武牢顥既克滎陽世隆
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及至千駕還宮除尚書左僕射攝
選莊帝之將圖尔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爲匿名書
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巡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
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
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
發榮曰何忽忽比日不見從榮北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
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叔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
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之建州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
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小名盆子聞者
皆以爲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
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心旣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
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案劍嗔目詞色甚厲
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云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
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元顥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衛氏出
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於京世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
縣榜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喪氣尋又以曄踈遠
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突南陽士乃曰廣陵不言何以

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六初世隆之爲僕射尚書文簿
在家省閑性聰解又畏榮涅自剋勉留心凡案傍接賓客
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令常使尚書郎
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聽事而西別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
既揔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濫泆信任羣小隨情與奪又兄
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貪虐姦諂蛆酷多見信
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且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
讓太傅節閔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
爲之贈其父買珍相國
爲神遠度律等愚贛特
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

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既據
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
隆及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雋握麩
忽聞局上談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
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焉就視而世隆
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
年正月晦日令僕竝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
帖家奴告省明亭長云今日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
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
爲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

不巳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
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
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
繫於關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
小黑色儻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
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
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
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
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
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
而已及元顥內逼世承守輶轅為顥所禽顥讓而齧之莊
帝還宮贈司徒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
尋為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為約
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關宜
當心瀝血示眾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紹
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刀殺之傳首京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與
世隆赴晉陽元暉之立以度律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
常山王與尔朱兆入洛兆遷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

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大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
與仲遠出鉅義旗齊神武間之與介朱兆遂相疑貳自敗
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為百姓患毒其母山
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
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
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遂西走灑波津為人執送椿囚
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
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為都將摠統肆州兵馬明帝崩
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為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
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檄本語曰我身不得至處非
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大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天
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
僕射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并州部分
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鎮城
人赫責連恩等為逆共推叔勤酋長胡琛為主號高平王
遙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怛黃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
万俟醜奴來寇涇州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侮侵怛黃遣
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琛為醜奴所并與蕭寶夤相拒
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元年夏醜奴擊寶夤於靈州禽之

遂僭大號時獲西北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
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
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
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
健至雍又稅人馬合得萬疋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
責之杖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
拔岳率千騎先驅至歧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歧
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此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
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並降唯賊行
臺万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
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
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
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
爲大將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
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
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未決當
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小退賊衆安悅
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
人馬爲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
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岳

悅等議悉阮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
瓜涼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
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既而莊帝進天光爵
爲廣宗王元暉又以其爲隴西王及聞介朱兆已入京天光
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暉更舉
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
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方俟受洛干等據有
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
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旣
振介朱兆仲遠等竝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
後介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
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
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竝還於
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介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
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
仲遠爲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
則于忠專恣繼以元義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
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逮於靈后反政宣

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尔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眾
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頽拯敝之志援主逐
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顥戮邢杲擒韓婁醜奴寶寅咸
梟馬市然則深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
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
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
謀難之宰國之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
指蹤北為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
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揃剥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
自己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
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於殄滅抑亦魏紆其難齊以
駭除矣

列傳第二十六

北史四十八

方洽周益 周之冕 孫粹然校正

大政

大政

大政

